

民治評論

第一卷第三期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民治評論社

上海膠州路八十七號

電話一三六七八

每逢星期六發行

零售每份三分，半年二十六期，定價七角；全年五十二期，定價一元四角。郵費在外，郵票代價，十足收用。

本刊特別徵文懸賞規約

- (一) 體例 限用文言，用小方格紙精繕。
- (二) 題目 如何達到民治之目的。
- (三) 獎金 第一名壹佰元；第二名四十元；第三名二十元；以次仍照探登者，每千字四元。
- (四) 錄次 本社當聘請當代政治家，法學家，及社會學者若干人評定之。
- (五) 限期 本年六月底以前，用航郵，快信，或掛號寄到上海膠州路(武定路口)八七號本社劉處收。
- (六) 附言 作者出身略歷請自敘明，以便表揚。并註明詳細住址，以便郵匯。又來稿未經當期採登或登完者，待次期續登；其不採登者恕不退還，以省手續。

本期刊目錄

為蘇省府委全體辭職原因聯想到財米不忘鴉片公賣計劃	蔣如
禁止內戰運動質疑	羅昂
勸告資本家	羅昂
以黨治達到民治	羅昂
廣東從此休矣	羅昂
滿洲竟夕談	羅昂
中國社會經濟之危機	傅樹芬
哭淞滬抗日陣亡將士	張文伯
對俄復交問題	張文伯
所請「江北」問題	伍康成
短評	伍康成
民治政體之行政組織比較論	王警濤
致謝如書	彭臨士

本刊主張及態度

- (一) 以促進民治為使命。
- (二) 為符「天下為公」之實，無論對本黨(國民黨)黨員或黨外民衆，其持論雖於一題之所見，正反兩面各不相侔；但並不違「反」民治」旨趣者，概所容納。

本刊聲明

本刊係個人張羅朋友苦心力作之一小小出版品。其欲貢獻於社會之主張及態度，已如另處所標示；而其創辦之由來，並已見發刊詞。彼時代流行之「背景」問題，於個人儘無用擬議！敢請讀者作者放心！一本「天下為公」之道，相與完成此每週一次之小冊子！是固非本刊同人之私幸！

注意!!!

本刊特別徵文刻已收到數起。展開細釋，頗難滿意；蓋非學校講義式之編輯，即為外國文原本之翻譯；或則搜集舊報雜誌拼湊而成。大抵失之於空洞的源流理論，而少注意到具體的措施方案!! 冗長過短，兩宜周顧。作者幸留意焉!!

為蘇省府委全體辭職原因聯想到財宋不忘

鴉片公賣計劃

焉如

——記者敢於贊同此項計劃之理由及目的——

昨據報載「蘇省府主席顧祝同暨全體委員，因財政困難庫空如洗；所定救濟辦法又未能順利進行，經切實商議後，決向中央全體辭職；辭呈已寄行政院」（見十三日各報）等語。中央對此，無不批准或慰留；非茲所當論。吾人於其呈辭所持之原故；曰財難庫洗；曰進行不順，深慨夫夙稱「江浙富庶」之省分今一窮至此；其他各省又靡不類是，或且過之，日即於困難而莫能救濟也！誠哉「世界之最貧國」！

官吏之緣政潮起伏也，一辭一任，勢必有然，吾人已習聞之而熟視之矣。其狡焉者，始則爭取惟恐不得；及既得之，偶感不快，則又惺惺作態；或則請辭不遂，輒以辭職相要挾。中央政府若賢方之僱主，地方官吏若被僱之工人，或長官視僱主，部屬視工人，其為呈辭與罷工之意義則同。待其如願以償，又乃安之若素。如是者，吾人亦習聞之而熟視之矣。其由於政策之不行，責任心之所使，因而退避賢路，免悞事機者，殆不多見。故苟非出於不可為之原因。與正當的理由，不必持以為論，徒費吾人有益之精神，時間，與筆墨！

但據悉蘇省情形者談：該省財政二三年來，收入不增而支出加繁；平日挹彼注茲，已虞捉襟見肘。葉楚傖任主席時代，頗未能整理有條；及易以軍人之顧祝同，意謂執行上必可減少滯礙，究以割肉補瘡，無當事功；加之去歲水災，今歲倭寇迭乘其敵，為救濟消極損失與積極復興之所需，尤多量而急迫，以致二十年度不敷至

一千餘萬元之鉅！顧氏等曾擬新闢財源；然或格於功令，或則礙及中央稅收，即所謂「救濟辦法未能順利進行」者是。因此顧氏等遂商決全體辭職，以明共同責任。是此種舉動既非有何政潮，亦非出於矯情；而實原於該省財政之竭蹶，有不可為之正當理由在。吾人亦正為此真實之原因，而聯想及於主持全國財政之宋子文所不能忘情於鴉片公賣計劃者，非無故也。

據十三日申報轉錄十二日上海日文報每日新聞載稱如下：

「宋子文因中央財政陷於竭蹶，共產討伐費迄無着落；日前與當地各財團接洽借款，又無結果，憤而辭職。此次汪精衛來滬挽留，宋尚無表示回任消息。但據可靠消息：宋因去年提議鴉片公賣計劃失敗，此次亟謀實現。其心腹張壽鏞，唐海安，力圖進行公賣計劃，仍照去年所定方案施行；在南京設總局，並在滬甯滬杭兩路，蕪湖，安慶，九江等埠設立分局；漸至推廣至蘇浙皖贛閩五省各處。預計每年稅收可達二億萬元。即在上海一埠每月亦可得五六百萬元云。」

宋氏及所謂「其心腹」刻均在本埠——上海，對於上項記載，迄未見有何否認之聲明。即可認定消息之屬實。又十五日申報載「財部某職員談，宋意在開源節流兩方面。政府如不能打開一條新路徑，恐難復職」。所稱新路徑，如非指發行十萬萬元之新公債，當不離鴉片公賣之一事。國人對於宋氏此項公賣計劃，既堅決反對其實現於前；今後空氣之不易轉變，又在意中。惟吾人則並不目為喪心病狂！而深信中國財政早已破產！為救濟計，治本固為平時施政之所急，而此際則已緩不及事。當局者不擇手段，舉國人所不敢冒之大不韙，國際所懸為禁令者，而毅然進行於不顧，亦自有其苦衷在。記者於着筆之頃，亦曷嘗不知贊成此議者必為輿論所不許；然而記者則敢大聲疾呼絕對贊同之！請申吾說：

問嘗讀中古斯巴達 Spartans 史為醉心於武功以求強種，其小

The Gien 任歐蹂躪之方法，則彼潦倒於美界之理由。今欲使其行之特稅，甚或斬懸須逐漸剝奪其普遍的經能探得。吾人甚願宋氏復正式公佈施行。茲以日遍禁絕之可能性。稅萬禁於征，必視稅率二年為期，又假定現時率分別規定如次：

法，然第一年與第三年之差距則甚遠，蓋自第五期起，其尚未戒絕者，必為最後殘留擁有莫大資財之豪富，斯時鴉片已等於珠玉，銷場愈小，求售愈難，產場遂自然轉移於他種植物，而况禁種與公賣可並行不悖乎！且實施至第四期倘猶見市面吸食盛行時，固仍不妨臨時決定倍增其稅率，務期達到禁絕目的而後已。吾人研究經濟學，而知人類任何動機中要以經濟動機 Economic Motive 為最強，彼盜賊不辭危險以試法者，即俗諺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之意，貪官土豪之孜孜為營，富賈市儈之華華牟利，不待論矣，可知煙鬼之於鴉片，當僅在其起點生活費以上，購吸固毫不足惜，一至其萬不能購買時，自非亟圖戒絕，則惟有待斃之一途。是故嚴刑雖無以生効，而峻法乃可以計功。立法者當於此處着眼！至緝私之應如何嚴密，當然有連帶關係，此正立民法之訴訟法。事屬手續範圍，非茲篇所具論。

總之，吾人贊成宋氏鴉片公賣之計劃，其目的應在於禁絕煙種而非徒征取重稅；亦即因重稅而得此首屈一指之大宗稅源，以解決目前中央地方因財政別無辦法所受之一切困難問題。又豈特鑒於江蘇一省之艱窮已哉！吾人復認現時川貴湘鄂豫晉陝甘等省所實施之特稅辦法，尤其是軍隊包運包銷之風氣，適足以增加產量，多添煙鬼，於政策為不公關，為非整個；於稅收為畸形的偏枯偏潤狀態，此又於施行方案所宜注意者也。

最後鄭重一言；即此項大宗收入之用途及保管，須在實施方案以前明白規定，尤為內戰費用所絕對不得絲毫染指！

學與幾何的累進

六·十五·

上海之申報時事新報等且作長文以研究之，而後者更闢一專欄以供討論內戰之用。於是名人一者，更不惜殫精竭慮發揮高見，以期內戰之再出現。全國總商會以及其他商人團體亦發

表電文數通籲懇內戰之制止。自商會非戰電文發出後，北平天津南京漢口廣州之公團，紛紛響應。國人之厭惡內戰於茲可以概見矣。

然就近日之事變觀之，反戰者之非戰聲，

亦須加以時之整理，此和平之所以復活也。於是和平與內戰，迭相轉化，遂成爲周期性之戰爭焉。

更有進者，國際帝國主義，自一八四二以後，已在我國逐漸取得支配地位。無論何人掌握政權，皆必屈體承迎，深相結納，否則即不能保持其統治。張作霖開罪於日，遂有皇姑屯之變。張學良不悅於日，亦有九一八之變。此軍閥統治繫於帝國主義之喜怒之鐵證也。我國爲國際帝國主義角逐之場，而各帝國主義又以內在矛盾之銳利化，遂加緊其分割中國之企圖，遂勾結各派軍閥以爲分割之工具。各派軍閥本有其利益上之相互矛盾，今益以帝國主義之唆使，自必不能免於一戰。因此軍閥制度之本身，又多一醞釀內戰之因素矣。

我國軍閥制度，有其歷史之根源與社會之基礎，絕非偶然現象，絕非「反戰公約」一非暴力抵抗」所能消滅。苟以一紙空文廢除內戰，是直視內戰爲機械，可以任意操縱之。然按之事實，絕非如此單簡。而況今日之軍閥，已非昔日可比，其勢力之強大，與行動之野蠻，確已打破歷史上之紀錄。在此條件下，欲以和平運動制止內戰，是殆等於緣木求魚，吾不能無疑焉。

就歷史言，我國軍閥係傳統封建主義之蜕化。遠者無論矣，即以遜清言，殆亦封建主義寄託於官僚制度之時期也。唯是時在專制集權

之下，各省封疆大吏，皆不敢藉武力以擴大其剝削之範圍，偶有爭端，亦可以取決於朝廷，和平分贓，確有可能。溯自民國肇興，舊式官僚機關，日就殘破，代之而興者，厥爲將軍督軍所造成之制度，把持軍權，荼毒地方，中央政府不能解決其和平分贓之問題，遂爲軍閥所不齒。於是分權式之軍閥制度，乃屹然成立矣。國民革命軍佔領北平後，軍閥制度又略爲一變。其投降於國民軍以求生存者，仍得巍然存在，唯須改變名義與面目耳。其不肯投降者，則多半消滅。至於國民軍本身，亦接受舊軍閥之衣鉢，變本加厲。其狡黠者，且勾結金融資本家商業資本家，發行巨額公債，實行大量剝削，於是單純軍閥制度，一變而爲軍閥資本家之給台，其勢力已遠勝於以前之北洋系矣。而其他各派之軍閥，亦競相摩倣，特其成功之程度較小耳。

就經濟言，軍閥爲封建剝削之代表。凡藉此剝削方法以爲生者，皆必依附之，如地主高利貸者皆是也。我國資本主義尚在萌芽時期，而支配經濟生活者，仍爲高利貸式之商業資本，其與軍閥之結合，自是可能。觀於十萬萬公債之發行，尤徵吾言之不謬。我國之殖民地狀態，使資本主義之發展，感受莫大之困難，以致資本主義之現階段，仍不能脫離前期資本主義之形態。於是積聚於大城市之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乃轉移其方向投身於軍閥，凡軍閥

之備戰宣戰，皆一一擁護之，且美其名曰統一，指斥敵對之軍閥為叛逆為反動。蓋不如是，則內戰無由發生與延長。而政府之十萬萬公債，亦決不能於短期內發行，商業家銀行家，亦不能於公債之買賣中，坐享百分之六十之高利。然則今日之軍閥，決非孤立可比，其同盟軍除國際帝國主義外，尚有國內各種封建派別與高利貸。

就以上之剖解觀之，軍閥制度，外有帝國主義為之羽翼，內有地主高利貸者為之支撐，是其基礎較為穩固，以故二十年來，雖經數度之震撼，迄未破壞，所摧毀者僅為不適於軍閥制度之某一任務之個人，固與整個制度無甚關係也。近數年來，軍閥以得高利貸資本之援助，結成連合統治，其勢益更不可向邇，以故雖屢受異派軍閥之合力攻擊，終能應付裕如，大唱其凱旋之歌。

軍閥既形成一強固之制度，則吾人非戰運動之對象，即為此制度之整體，至對於軍閥個人，尤其次焉者耳。夫個人投身於軍閥制度，其思想與行動，即受其支配，個人之本身，殊不能自主。是以推翻軍閥個人，有類隔靴搔癢，固無損於軍閥體系之毫末也。今即以最賢明之人置入軍閥熔爐中，其必為軍閥，殆無疑也。而且歷來軍閥個人之此伏彼興，指不勝屈，而軍閥制度則屹立未動，近且有鞏固本身走向更高階段之趨勢。

雖然，軍閥制度愈形發展，則其內在之矛盾亦愈尖銳，因此其危機亦愈加銳利，終必受革命勢力之打擊而歸於消滅。中國領土甚大，

於是產生軍閥與革命之對立。若軍閥猶自相斲殺，則革命勢力必日益膨脹，將有以消滅之（軍閥）。試觀今日之軍閥，各養兵十餘萬乃至數十萬，較之五年以前，當超過兩

本刊徵文辦法

- (一) 凡合本刊所標示之主張及態度之投稿文字，而非俚俗白話，或古奧文言者，概所歡迎。
- (二) 論評，專著及游記，每千字酬二元至六元；文藝，短記及小說，酬一元至三元；文苑，講演，特載及談話，酌酬本刊若干份；不受酬者聽。
- (三) 專著，游記，小說及特載，於第一次投稿時，應先聲明其文字多寡之概數，及不採登時如何發還？否則中止刊登，或不登不退，尚乞原恕！
- (四) 投稿文字于清繕後，務請蓋用署名之圖章，及經探登，本刊當於出版時附以通告；在定期限內，由投稿人或所遣工役攜帶投稿時本名之同一圖章，前來本社經理部領取評定之酬金或酬品。在外埠者適用郵匯；但須扣除匯水及郵費。
- (五) 投稿信件如非專送，請用快郵；外埠如通航空信件各地，請用航郵。務期迅速寄到本社；先到即先登出。

而各地之富源又不一致，因此，統治全國之軍閥制度，亦表現其發展上之不平衡。換言之，各省軍閥之強弱，殊不一律。在內戰之過程中，弱者或為強者所鯨吞，或為革命勢力所摧毀，

質之過程，決非空談和平所能完事。明白言之，廢止內戰，須從廢止軍閥制度入手。今不掘去其根基，是異乎可！然廢除根深蒂固之軍閥制度，又談何容易。回溯五年前之民衆革命，

數十倍，此為軍閥制度進入較高階段之特徵。若觀其剝削方法之銳利，動輒發行公債數千萬乃至十萬萬，是又為前此所無，斯為軍閥制度進入較高階段之一特徵。各軍閥膨脹之結果，愈不足以自給，河北江蘇廣東廣西江西各地，先後宣告財政破產。而素以長袖善舞自命之財政部長，亦不得不以維攝俱窮，電京辭職，蓋因雄視全國之上海金融資本商業資本，亦不克供軍閥之揮霍矣。此一財政危機，將使軍閥備戰愈急，內戰提前，陳濟堂與陳策之內鬩，殆不過為全國大屠殺之發端耳。

軍閥之本質與起源及出路，既如上述，則知廢止軍閥制度下之內戰，殊屬困難，蓋促進一由量變

亦祇能加以暫時之制裁，然則今日之高呼非戰運動者，不過聊博軍閥之一榮而已。他日有暇，當另爲文以說明廢除軍閥制度之方法，並附誌之。

勸告資本家

靜仁

資本家三字，在今日已爲不平之物，且爲不祥之物。而擁是徽號者，反竊竊然高自尊貴，以爲世莫予侮也！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不啻爲資本家寫照也。以愚觀察今之資本家，宮室妻妾，已達養尊處優之極境，人得而見之；而對於所識窮乏者如何沾被，則不得而見也。或且採極端爲富不仁之方略，此亦資本家具有之本性，無足驚異！

厚己而薄人，重利而輕義，知有身家不知有國家社會，此固資本家比比然也。彼固昂然曰：吾有別於官僚也；吾不侔於軍閥也。今彼已乘機構會，博得此富家翁之大號，吾復何言！然細數其經歷，今之所謂資本家者，十之六七，內而總次長，國務總理；外而省長，廳長，局長，總辦，會辦等新舊官職，是否一曾嘗試？如其然也，彼不過以貪官而變爲財閥耳！以大官而變爲富商耳！是與普通不肖官吏有巧拙之分，無善惡之辨！今之軍閥信有罪矣，吾亦無所容其恕詞；然所謂資本家者，是否日奔走於其門？是否日仰給其鼻息，得其蔭庇？歷

年來軍閥所遞演之戰禍，是否資本家直接間接有所助長？普通官僚所不能爲者，資本家獨優爲之；軍閥所不得爲者，資本家獨助長爲之！軍閥之惡陽惡也；資本家之惡陰惡也！是資本家與軍閥有明暗之分，無善惡之別！

且今之所謂資本家者，其罪不僅浮於官僚軍閥也；時或過之。語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今之資本家之財，全數出於自身乎？抑泰半利用股份乎？利用股份，小股之利益爲大股所侵佔，率以爲常；多數人之資產爲少數人所利用，率以爲常！如一公司成立，其成功也，少數人獨享其大利；其失敗也，多數人均担其損失！不僅均担已也；甚或多數人被剝奪，而少數人仍肥富者有之！不僅獨享大利已也；一切有利之事皆假公以自計取者有之！安富勝於官僚，驕蹇等於軍閥；逞無等之慾，養成己之驕態與淫志！無所謂企業，無所謂真資本；務取計奪而已！今之資本家固有艱苦締造而至，有事業見於社會者，未必盡如所指；然大率不能避免也。此猶僅就資本家本身而言也；請更申論其影響於國家社會者；

(一) 近數年來政府前後增發公債至十二萬萬以上，多數由銀行錢莊承購。溯其始初，豈誠出於迫不得已乎？抑動於阿附牟利之念乎？如真爲後者，長國家財政之紊亂；釀社會金融之恐慌；禍伊胡底！此次滬戰發生，幸民衆顧大局，不遽提現金；否則各銀行錢莊本身空虛

，勢將牽引。遞演結果，必致社會全部破產，此更成何景象耶！今禍猶未已也；當此匪患未靖之時，倘遽生一激刺之變動，其危險必仍如上所推論。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此不得不爲資本家咎也。

(二) 此次十九路軍奮起抗日，勞苦民衆及中產之家節衣縮食，踴躍捐助，日有所聞；而資本家所輸將，固不在少數；然與海外華僑較，則相去天壤矣！一則耳聞而感憤；一則目擊其忠勇；捐輸多寡如此懸殊，是或經濟枯竭然也。然近聞有主張以華僑捐存之款創辦商用飛機者，是果何意也？謀一部分之便利，背捐助者之本願，甚所不取！此又不能不望資本家有所警惕也。

往者已矣，來猶可追！國難方殷，內外交迫，資本家盡力於社會國家之機會，與社會國家倚賴資本家之扶助者至多且重。今揭舉其切要者，望資本家一策勉之：

(一) 爲今後建設國防，積極對日，起而號召內外，速釐訂具體辦法，爲國家輸將，以備緩急之用。

(二) 東北義勇軍已陷於極危苦之境，應一致提倡爲充分之接濟。

(三) 吾國出口絲茶兩項已瀕於絕境，應由各銀行與錢莊提議救濟；或由兩業商家商請銀行與錢莊呈請政府合力救濟。

(四) 上海及蘇省境內之他處被此次戰

禍區域，及因戰禍失業業者，應提倡發行地方公債；各銀行錢莊及其他資本家盡力分購以謀救濟。

以上四者皆積極之偉業，甚望資本家合力籌進之！人多視資本家為神聖，愚亦願取銷狂論，同此欽仰！語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愚所指論誠未悉當，且未必盡然。愚甚望資本家視鄙論為忠言良藥可也！否則不願己身之地位，與社會之責望，睥睨一切，不自警悟；是真韓非子所謂「高價之民」也！資本家豈如是哉！豈如是哉！

以黨治達到民治

羅昂夫

民治 (Democracy) 之說，由來久矣。語其內容，常有廣狹二義之別。其應用於政治現象者，為各人皆能依據憲法參與政治，不受任何治人階級之專制。此說起源於法國盧梭氏之「民約論」而盛行於美；美總統林肯氏所倡「民有」，「民治」及「民享」，遂成為千古不易之定論。我國中山先生首創之「民權主義」，又將此義擴而充之，於間接參政權之外，更予人民以直接參政權之機會（如複決權，罷免權之類）；於人民享有「自由權」之外，更依據其「民生主義」，確定人民之「生活權」。於是民治政治之實質與目的及其方法，乃更加充實無餘矣。而一般社會主義者，且以此為達到社會主義的社

會之唯一途徑；蓋今日政治運用之結果，確未有優於民治者矣。此專就政治一方面言之，至若以民治二字應用於一般社會現象者，則指「某種組織中之各構成分子，為其本身利益，運用其本身力量，兼為本身所有者」之謂。此乃西人一種廣義之解釋，非本文所欲論及之範圍，暫從略。

民治具備各種優點，亦既如上文確切言之矣，則今日任何國家，即均有推行民治之必要。然而現實政治，則正相反。觀乎意大利法西斯蒂黨 (Fascists) 之獨裁，蘇俄布爾什維克黨 (Bolsheviks) 之專政，與夫最近德日諸國之情形，似皆諱言民治而趨重黨治；彼先進各國之國情及其社會客觀事實，在在固足以形成其黨治之條件，然亦以真正黨治可收民治之實效，而民治之極，實即社會主義之真正表現也。列強即以實行民治為發揚文化之基礎，安得反其道而行之。雖然，蘇俄乃一無產階級專政之國家，其由黨治達到民治主義之目的也易；若意德日諸國，現仍為資產階級所統治，將來能否犧牲其本階級利益，踏上民治主義之大道，實不能令人無疑。此則須視其統治階級關係之如何轉變以為斷耳。今請試言其黨治。

吾人欲明瞭黨治之為何物，則對於黨之一字，務必具有明確之觀念而後可。夫所謂黨者，對內必有具一定主義，一定組織與紀律；對外必基於民衆利益，確立其政綱策略，且能以

此見諸實行而不致失諸空泛者之謂也。非是者，則不得謂之為黨。如我國歷史上所見之某黨某派，既無立場，又無黨紀，其所見者小，其所為者個人，只得謂之派別，或烏合的團體而已。此固不可同日而語也。是故黨之健全者，其黨員必多優秀分子，且能躬行實踐，刻苦犧牲；以之治國，國必昌盛，以之推進社會，社會亦未有不進步者。攷法西斯蒂之統治意國與布爾什維克之統治蘇俄也，姑無論其為革命，抑為反革命，然就其表現於吾人眼前之一切事實論，則其為民衆造福之處，實彰彰在人耳目，任何人不能加以否認，亦即任何人不能不承認其功績之偉大。即如法西斯黨，人皆目為最反動者也，然而自其領袖墨索里尼 (Mussolini) 執政以來，國家日見繁榮，人民敬之若神明，愛之若父母。蘇俄布爾黨，亦資本主義國家之公敵也。然而一國領袖能與民衆共同享受一切，在歷史上唯蘇俄確有其事。蘇俄官吏，常以一切財產利潤收入文化音樂藝術娛樂與遊戲等，甚至除權力外，概與人民共同享受。一切官吏，並不要求特殊權利，反使其本身担負一種非常犧牲之工作。與蘇聯官吏不致貪污勒索與賄賂……彼輩完全不顧家庭生活，個人安適，自身康健，每日工作在十八小時以上者，比比皆是。此一類頌揚之詞，不會出自其本國人民及表同情於蘇聯者，反由其敵國人民美教士艾迪及美之工程師佛華口中道出！蘇聯自實現

和平統一以來，舉國人民，皆能逐漸享受自由平等之機會，其去真正民治政治之前途，確已不遠。可見以黨治國，亦未始不可以使國家日就繁榮而躋於真正民治之域；且以愚見所及，亦唯真正推行黨治，使全國人民皆依據黨義努力向前進展，而後民治精神，乃能充分實現，蓋人之賢愚不肖，至不齊一，若專任彼輩輩之氓，遽然躍入政治舞台，授以治者階級之權力，其必以貿然始，以憤事終；黨員固應經常受有嚴格之訓練，其所作所為，豈不能斷定如何偉大，應亦不致禍國殃民有如今日之號稱以黨治國者。抑又有言，黨治國者，實以黨義見稱，並非謂事無大小必以黨員兼任之也。人固有賢愚，黨員亦何獨不然；黨員不必皆賢，而不肖者，亦未必全係黨以外之人。秉國鈞者，應使人盡所能，人各發展其所長，又安能囿於黨員資格哉！吾故常曰：真正以黨治國者，只當求諸黨義之實行與夫羣衆利益之如何實現，亦即民治目的如何始可以達到，其他用人標準，固不必問其爲黨員與否也。

我國自國民黨掌握政權以來，迄今亦已五年矣。然而國事日非，每况愈下，近且黨綱失墜，國本動搖，此又何說也！曰，此無他，假黨治之名而行軍治之實也。年來軍閥橫行，違背黨紀，已達極點！而平日以黨治號令天下者，不特不能刻苦耐勞，躬行實踐，反從而貪污勒索，賄賂公行。以如此少經試驗之三民主義

，盡付諸彼寡廉鮮恥賣國求榮之輩，黨基安得不毀，國事又安得而不壞！然此猶僅就其已入黨者言之也。至若未曾入黨之官吏員司，亦皆以政府限令入黨之故，相率混入黨內；政府以黨籍爲評陶人才之標準，官吏則藉黨爲護符，以行其萬惡之私，由是公職人員，無惡不作，而民生塗炭矣！是故以黨專政數年，黨治之功能未著，而「天下許多罪惡，反先假汝之名以行之」矣；民治之目的未達，而人民向之自由平等不曾爲前清帝國剝奪者，今則被黨國摧毀淨盡矣！國人不禁，遂皆歸咎於黨治，夫豈黨治本身之過歟！最近胡漢民氏詳釋黨治真義，頻頻以政府未能實行黨治爲憾。不佞亦深有同感，且謂吾國之所以未能實行黨治者，實以奉行不善徒以黨員相號召而不知着重推行黨義耳。故爲文一以證胡氏所說之不謬，一以明黨治之行原與民治不相背馳也。

廣東從此休矣！

強弓

▲陳濟棠與陳策張惠長之火併結果▼

革命策源地之廣東，二十餘年來無日不居於中國政治上之重要地位，迄於最近，仍不失爲革命之大本營，觀於甯粵合作後之情形，粵方之國民政府與中央執行部雖稱結束，實際上部份力量依然存在，隱爲西南重心，此無可諱言者也，乃至暴日侵滬而後，中央當局既抱不抵抗主義，廣東方面亦僅聲勢虛張，毫無表現，一丘之貉，無所軒昂，向之一部份傾向粵方之心理，亦隨之失望，其地位遂亦因而日墮，今日之廣東，雖有政治分會之組織，由少數之國民黨中委與掌兵者撐持其間，苟問其內容

本刊廣告啟事

本刊發行伊始，而同人又素昧於廣告招攬之術，以故首次刊行，廣告竟付闕如，惟亦不願勉強拉湊！有之則登，無之則否；多則多登，鮮有則鮮登。各商店，各機關團體，及各廣告社，有爲我照顧者乎？請於每週除星期日外，自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前來膠州路（武定路口）八十七號本社（乘十路公共汽車經康腦脫路於膠州路口下車，或乘一二兩路電車至靜安寺路愚園路口下，過愛文義路口，即係膠州路）接洽可也。刊例如次：

- 甲。普通廣告（不指定地位）
1. 全面每期廿四元
 2. 半面每期十三元
 3. 四分之一每期七元
 4. 八分之一每期四元
 5. 登四期者九折
- 乙。特別及長期廣告面議

，則負責之人亦殊散漫已有名存實亡之現象，乃於此時，陳濟棠忽有歸併海空軍之舉動，而陳策張惠長亦不甘示弱起而抵抗，虛空之廣東，益以內鬩，遂呈風雨飄搖之局面矣。

廣東之所以能成爲政治重心者，不外三種原因，(一)國民黨領袖多粵籍而人民亦富於革命性，(二)經濟狀況及其地位與交通比較優良，(三)廣東人愛鄉而富有團結性，以上三點，實爲廣東之特長。而爲其他諸省所不能備具者，此所以二十餘年來，在軍閥時代及種種惡環境之中，而能巍然獨峙成爲革命黨之都城，雖歷經戰亂而屹然不爲外力所征服，因而形成其爲全國以至於世界所重視之地位。

今也則何如？環顧廣東諸國民黨領袖，分崩離析，各走一端，成其派系，日惟爭權奪利，互相攻擊，而廣東政局，亦失去其國民黨之重心，而成爲與其他諸省之軍閥官僚一般之政治，用是而諸端廢弛，財政困乏，向之以富足稱者，今且呈捉襟見肘之概，不特此也。素以愛護桑梓團結對外之廣東，忽一變而爲閥內閥自相摧殘之局面，此陳濟棠與陳策張惠長因爭權利而火併之結晶也。

陳濟棠對於歸併海空軍最初之宣言曰，統一指揮，節省經費，陳張之反抗改編日，居心吞併，把持政權。各具理由，相持不下，如是佔領瓊崖，調兵討伐，各走極端，及各方有非內戰之運動，而留滬諸中委，復電粵作息事甯

人之請，彼寂居香港之胡漢民更一再調停，乃陳濟棠先復滬委電，剖白一切，謂事變之起，實由陳策之誤會，對於胡氏調停則謂並無所聞，繼以滬委再推馬超俊赴粵調解，而瓊雷軍事已成騎虎之勢，遂痛數陳策跋扈張之罪，末且有希望滬委勸其悔罪輸誠，不予深究之意。此電以粵桂港十餘中委署名，由執行部發出，兵來將擋，滬委亦莫如河，連日雙方積極備戰，劍拔弩張，不惜箕豆相煎，糜爛大局矣。

今吾人姑不論此次事件雙方之曲直誰屬，以數年來陳濟棠之環境而論，實深恃海空軍之助，假使於李濟深被拘於蔣之時，及桂軍兩次侵粵之際，陳策張惠長而不與陳濟棠合作者，則濟棠焉有今日，茲本身稍見穩固，便生大權獨攬之心，就道德上論之，殊未爲當，縱令陳張居功，驕恣獲罪，以患難相共之濟棠，早應於平日時相規正，倘以時期已過軍紀攸關，亦應婉爲商榷令其心服，今舍此不圖而突予撤換，陳張之心，自不能平，藉令粵海軍之腐敗，果有包運煙土私鹽，販賣軍火之種種罪惡，奈何粵政府中人如鄧澤如劉紀文輩，平時亦默無一言耶，是豈非縱之爲非，然後藉口以解其兵柄耶，至於陳張不能努力治軍以襄輔，人於革命正軌，而共趨於新軍閥化，是亦各不歸，人必自侮然後人侮，其見輕於濟棠，又奚足怪，此記者平心之論，初無所左右袒也。

今後廣東之局面，果如何變化乎？陳濟棠

討伐瓊崖一鼓而下乎？陳策負隅形成割據乎？廣東內部更起新化乎？廣西乘機償其數年來之夙願乎？京方將利用此機會乎？十路軍將達其奏凱還鄉之目的乎？諸凡如念旋轉一般人之腦海，記者則一言以蔽之曰，革命策源地之廣東，從此休矣！革命重心行且北移矣！讀者以爲如何？

滿洲竟夕談

(一)

吾真

一位亡鄉者所口述

余友大章，遼甯籍也，治學海上，爲一品學兼優富有熱血之好青年，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無日不爲桑梓奔走呼號，以期早日收回失地，滬戰一起，大章見當局者之昏聩，此近在京畿之淞滬且不守，則遼在數千里外之東三省更何取顧惜，遂浮海間關一省其亡鄉中之老父老母，意亦以憑弔故鄉而藉以考察真相也，留三閱月，復歸滬濱，相見歡敘，促膝作竟夕談，於彼日人之壓迫，叛逆之媚外，滿洲偽國之內幕與前途，所道多，爲報紙不載者，日人在東北已形其主人翁之地位，政治軍事一切一切，均須聽命維護，與朝鮮實已去無幾矣，收回失地乎？不損失權利乎？真吾人之夢想，當局爲做官而愚人之誑語耳！

大章之言曰，予此次冒險歸去，經一月之籌備，始獲一機會，即同鄉友人設莊於滬採辦

貨物及經紀出口土產者，以結束賬務北歸，予遂以夥友資格同行，不然一南來之青年，欲由上海而回到遼甯腹地，實萬分困難，甚而有被視為義勇軍中人，而喪其首領者，即予此次之得以返里，亦經過不少之盤詰也，予既達瀋陽，留居者半月，身受目擊，慘象極多，今舍予之行動瑣事不說，僅就其重大者言之，瀋陽方面，檢查新聞萬分嚴厲，新聞電報所傳，不過其十一耳。

日人之圖東北既已若干年，其處心積慮無不備至，所謂「滿洲國」者不過日人之傀儡機關也，然其設置亦殊有程序：今先就(一)政治方面言之，自九一八事變後，日人對於各地一般未迷之官吏，及賣國之漢奸威逼利誘，使其出而維持當地之局面，如是省有省維持會，縣有縣維持會；維持會均採委員制，委員雖多屬中國人，然會中設指導委員，則均為日人及漢奸之努力者；指導委員而外，更有顧問之設，是全日人矣，維持會關於地方之一舉一動，完全受指導委員與顧問之指揮，諸委員不過等於省縣政府中之一科員，其主席直如一監印官而已矣，滿洲國之成立，地方即由此維持會改組成為滿日混合之省政府，而以長春之滿洲共和國政府統治之，至於滿洲國政府成立迄今雖已數月，然內部組織，殊不完備，比較具體者，惟外交部；部長謝介石，內政部部长藏式毅，財政部部长熙洽，軍政部部长原為馬占山，今

則暫由熙洽兼代，其他如交通司法教育各部亦不過略具規模而已。滿洲國當前之急務為外交，故外交部特殊重要，而謝介石亦能顯其身手，折衝力量，亦殊不弱，其目前兩大政策，親日自不待言，聯俄亦在運用之中，其唯一方法，即斷送中東鐵路權利，承認俄國在北滿相當之勢力，更謀以日俄間之緩衝自居，其目的完全在希求取得俄國對於滿洲國之承認，且亦曾取得日方之諒解者也，故其聯俄不過維繫國交而止，絕無深意，且亦不敢存何意念耳，謝介石之才力，雖於經驗上缺乏，然尚有見地。即其此次對於國聯調查團之態度與限制顧維鈞之活動雖為日人授意，然應付一切，亦頗為調查團中人所首肯，認為鋒利者也，外交部中人員雖不甚多，辦事能力，殊可表現，較之南京外交部中人或有過之其薪俸甚優，日人待遇更佳，滿洲國政府，對於外部經費，無不儘先撥付，亦可見其能急其所應急矣。

(未完下期續)

中國社會經濟之危機

傅樹蒼

國民黨以孫中山之三民主義為建國綱領，處此黨國嚴厲訓政之下，民族民權主義之實現，國人一聽其自然，不敢妄有企異，獨民生主義關係人民之生死存亡，苟行不顧言，人民於飢寒交迫之下，難保無反動之事，吾人處積薪厝火之上，心知其危，特為揭出，與國人共詳之，自頃內戰相尋，攻伐不息，下壯從事破壞，老弱轉乎溝壑，匪共乘之，流毒湘鄂豫皖贛閩等省，重以西北大旱，江淮洪水，被災人民，殆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其餘未遭水旱匪共擾亂之區，亦苦於駐軍之擾，碩鼠之侵，迫種鴉片，殺人以致，而農事廢矣，苛賦繁興，刮骨及髓，而蓋藏盡矣，國民政府連年所舉內債八萬萬元以上，大都耗之於征伐之用，而其所摧破與國民生業上所受之損失，又不知為八萬萬元之若干倍蓰也，我國本以農立國，工商方

本刊發行股啓事

各高中及大學學生注意
本刊發行伊始，而同人於發行方法又素不擅長，尚荷各書店，各派報社惠予推銷，或各地高中及大學學員諸君於其課餘之暇而仍留心於社會文化運動者，本刊對於其推銷之熱忱，當予以特別之便宜，以乞函知本刊發行股可也。

本刊作者諸先生公鑒

字跡太草；尤其添塗太多，最易使淺學之排工印錯；因之校對太傷腦經；亦從而發生層疊的責任之爭執；結果諸先生之文字大減其色！以後萬乞少費時間，謄稿清晰，詳拱手百拜以禱！並祈亮恕。
本刊校對謹啓 六·十八·

始萌芽，影響於國民生計者尙淺，自海禁開放，外國機製之紗布，已將我手工紡織征服，然粒食所資，猶足自給，但據民國十九年海關報告，其年進口米穀及麥粉共值關銀一萬萬五千一百餘萬兩，去歲水旱併行，除政府向美國借款購入美麥四十五萬噸賑施外，其他商人輸入米麥之價值，自應較十九年度爲多，則民生危殆之狀，已可驚懼，况自遼吉淪陷，國家之損失超越一百七十萬萬元，（據前東北當局調查報告，）淞滬被侵，直接損失達十六萬萬元；（上海市社會局最近登記之數，）本年蘇浙蘆鹵價值陡落，無人收買，於是杭州農民有自殺之慘，無錫有搶米之事，（以上曾見各報）江浙殷富之地，猶尚如此，農民既困，工商益枯，是全國社會經濟已崩潰矣，夫民以衣食爲命，衣食不能自給，彼芸芸衆生，甯能衣麥荷而餐烟霞乎，（我國民餐烟霞者固多，惜不能療飢，）飢寒交迫，甯甘餓死而效夷齊乎，國人但知倭禍緊迫，而於全國人民之生死問題，皆忽而不究，得毋徒見其著，而不見其隱歟，吾人恐長此以往，倭寇即不侵凌，而國人以生計斷絕之故，必至自相殘殺，如唐末明季之慘劇，豈復能高談抗倭及一切主義乎，試觀年來政府以全力勦剿匪共，而匪共滋蔓，無他，民生日蹙，附之者愈衆也，報載財長宋子文謂財政已瀕絕境，不欲復職，是誠事實，蓋澤已涸而無可漁矣。

善後及救濟之一線希望

國民政府日前忽有財政及經濟委員會之設，除政府當局外，更羅網國內工商學界之聞人參與其事，如政府仍以敷衍爲事，徒引工商學界諸子以爲分謗及粉飾之具，則來日國家財政與社會經濟之危機，吾人殊不忍言，若已自知其病入膏肓，誠意求醫，吾人尙願貢一言，按國民政府財政之癥結，自始即由於不肯公開，故不能提付審計部審核之支出，恆超過正項開支，外則不能得國人之信服，內戰之起，每多因此而發動，內則司財政者雖取盡錙銖，終以漫無確定預算，時有不敷之虞，聚斂之術既窮，惟藉濫發公債以彌補一時，公債屢發，國民已不勝負荷，而未來之財源又竭，研桑亦無所措手矣，今後整理財政之法，宜以財政上一切計劃之責，付之財政委員會，政府收支須完全公開，財政部長不過司財政上之行政而已，至欲求收支相合，計惟有將全國軍隊，平均裁汰半數，留其精壯以實邊防，汰其老弱，使歸田里，二年之內，仍給半餉，於是軍費可減省四分之一，而百萬坐糜餉糈之人，皆從事生產，甯非國家財政與社會經濟上之一助歟，至於救濟社會經濟，即悉全國之財力以臨之，恐亦未見其必能有濟，然屬政府能力之所及，宜歲撥五千萬元以充國立農林銀行基金，按期分設各縣農林銀行，以低利貸款與農民，使利用之以增加生產，又由政府歲支千萬元，創立農事試

驗場百區，分設全國各處，以教導農民，改良種植，至如啓發交通，則急宜完成隴海漢川漢幹線，修復平漢津浦兩路，以暢通商貨，振興水利，則莫急於滄江（揚子江）導淮，以開利去患，此皆可利用外資，大興工役也，往歲國聯經濟委員會曾有援助我國建設大計，惜當局者爭欲包攬，外人窺知其短，事不果諧，今政府若以此重任付之經濟委員會，但責成效，不加牽制，吾人知國聯必復願助我以成此偉業，蓋世界各國經濟關係日密，一國窘迫，影響他國，故未來之洛桑會議，及日內瓦會議，皆以救濟全歐經濟恐慌爲主旨，我國果有自助之心，彼又何惜一臂之助哉，願政府效法俄土，速立一固定建設計劃，使人民各有生業，則國家財政與社會經濟，自必日增隆盛，行見匪共不剿而自平，倭寇不征而資服矣。」

哭淞滬抗日陣亡將士

張文伯

諸將士乎！此昂昂七尺者，得之父母，許之黨國，生當爲人中之雄，死亦爲魂中之烈耳！自古皆有死，死何足惜；况諸將士之死，爲守土，爲禦侮，爲救國，馬革裹尸，大義凜然，死得其所者哉！

方諸將士之有事於前線也，政府之向抱不抵抗主義者遷都以示決心；各派之積不相能者，途徑驟趨一致，民衆之醉生夢死者，凜乎寇

之益深，禍之益亟，悲壯激烈，爭相効命；無國際輿論之迷離模糊者，恍然於暴日之貪得無厭，中國之終不可侮；亦紛紛發爲正義人道之論，義聲所播，熱血所澆，足以泣天地，動鬼神，而吾民族之中興，亦且肇端於此。雄哉，諸將士之生！壯哉，諸將士之亡！

雖然，諸將士未可亡也！吾國養兵二百萬，各爲其主，非盡干城之寄，諸將士非不知之。戰端既開，乞援之電紛陳，而終無以應者，豈正「交通阻梗，運輸不便」使然哉？使諸將士而不亡，則腹背不致受敵；雖受敵全師不致即退；雖即退，淞滬終可規復；雖不規復，停戰協定終不致屈辱至此！諸將士有常勝之勇，何獨無不死之術！吾不能爲今之生者責，吾以是不能不爲往之死者哭矣！

「戰血染滬淞，使天下人廉頑立懦；烽烟望東北，願後死者，繼往開來！」此數語者，當局之所以慰諸將士于九原者也。然其含義，異于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者幾何！「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甘言也，及今追思，傷矣！「廉頑立懦」，「繼往開來」，亦甘言也，今猶聞之，痛矣！滬案了，榆關急，義勇軍終有盡時，馬占山何堪再敗，而吾當局所有者，仍爲「決心」，仍爲「願望」，若欲以鐵以血，「繼往開來」，仍有待于諸將士也！諸將士胡可亡哉？！

雖然，死者不復生，有生終必死，彼頑彼

儒，行與草木同腐，而諸將士之忠烈，固足以感天地鬼神者也。謂莽莽中原，芸芸後死，將坐視彼頑彼懦之亡國滅族，我不信也！諸將士在天之靈，其鑒之歟！

對俄復交問題

文丁

自東北淪亡，淞滬被擾，首都搖動，全國震撼，馴至國民政府不得已而西遷洛陽以避其鋒，國勢衰微，外侮緊迫，蓋至此極矣！

我國政府承北洋軍閥之後，秉持國政，數載以還，當局者每多蔽於私慾，勇於內爭，置國家大計人民生活於不顧；對內既未能多從事實際建設，以登斯民於衽席；對外復絕無絲毫準備，以防強鄰之侵略，故及倭寇之來也，乃皇皇焉莫知所措，於是有所謂「不抵抗主義」也，所謂「長期抵抗主義」也，騰笑異邦，貽羞

後世，當局諸公之誤國，詎容辭其罪！

政府既以目前國力不足與強敵抗，而人民或亦感戰爭之犧牲爲可懼，於是乃乞憐於向以「保存人類正義」，與「維持世界和平」爲標榜之國際聯盟，以冀其誠能制止暴日之侵略，恢復我國土之主權，豈知國聯者，實列強宰制弱小民族之聯合機關也。強如暴日甯肯受其限制？今滿洲事變，瞬逾半載，國聯初則紛紛集議，繼復派員實地調查，然迭次嚴重限制日本撤兵之議案，從未能發生若何效力，即調查團在滿洲各地之行動自由，亦處處飽受人之干涉與侮辱，故即使其調查結果，能將滿洲及上海事件之真相，一一報告國聯，公諸世界，究何能爲力！

國聯既不足恃，於是有人主張在國際間另覓「與國」，以謀打破當前外交上之艱局，對

(優美國貨)

雙圈牌 烟香

(烟味芬芳)

上海 神州烟草有限公司 出品

社會改造問題

對於各派社會主義及蘇俄政策都有切實批評並詳述改造程序洵足供留心社會問題者參攷每冊價四角

三民主義商權三版

建國大綱評論再版上列二書價各三角

以上三書均係諸青來氏所著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威海衛路合作商店寄售

與我久斷國交之蘇俄恢復邦交之說遂噴騰於一時，在國民黨二中全會時即有人倡此議，前外交部長陳友仁及中委孫科二氏主張最力，現在外長羅文幹亦頗贊同，輿論界之鼓吹者更不乏人，最近中央政治會議且已有詳細之討論焉。

主張對俄復交者所持之理由，以為自歐戰而後，國際政治重心，已移至太平洋上，而我中國又適為太平洋問題之重心，彼英美法意各國，莫不虎視眈眈，羣思宰割中國以作其貨物之銷場，日本更久懷獨霸遠東之雄心，向以東亞主人翁自命，而視中國為其侵略之對象，為其俎上肉也。處此列強環伺之中，我國在外交上殆已完全陷於孤立之地位，設非從速覓一「與國」，互相依庇，則來日大難，殊無法應付，環顧列強中，法與日早有諒解之說，英與意則苦無力東顧，美國邦交比較友好，然亦有鞭長莫及之勢，在地理上惟俄足為我友。且蘇俄因立國之主義特異，久為列強所共目為異類而排斥之者，其在國際地位亦殊感孤立無援，度必樂與我復為友也。

反對對俄復交者則謂蘇俄始終為共產主義之國家，毒蛇猛獸，不可接近。若竟與之復交，竊恐國內赤色恐怖，勢將如火如荼，必至蔓延全國，國人尚有唯類乎？曩者國民黨曾一度聯俄容共矣，初意殆亦欲利用彼等以為我助，然結果則適得其反，共產黨徒喧賓奪主，國民

黨幾不免為其所篡，清黨絕俄而後，共匪之禍，至今猶難收拾，前車之鑒，固尚未遠。

惟據汪精衛之談話，則所謂對俄復交者，但恢復兩國間普通外交關係而已。對俄復交非即聯俄，更非容共，三者不能併為一談。夫共產主義目前之不適宜於我國國情，殆為衆所公認，故果如當局所表示，則縱與俄復交，而於共產主義之宣傳，共產黨徒之活動，當然仍應以正當手段，加以制止。今土德波法諸國，均已與蘇俄先後締結條約，美國近亦有與蘇俄復交之聲浪，其動機蓋皆由於外交上或經濟上有不得不與之發生關係之勢，非必同情於共產主義也；各該國締約之後，更未蒙其赤化之影響。

至慮與俄復交之後，將遭列強之妒忌，因而失其歡心者，則其人亦懼怯畏葸為可矣。須知一國之外交政策，當完全由其本身自主，以適應環境為原則，視其利害關係而定去取，未有畏首畏尾，仰人鼻息，承人意旨而能立國者。故即使對俄復交後，為列強所嫉恨，因而發生種種困難，亦當全國上下，共同一致，排萬難以赴之。既認對俄復交為有利於我，則他非所願矣。

雖然，對俄復交終不過為外交上之一種策略耳。若謂對俄復交成功，或竟聯俄聯美，即能強國，即能抗日，則大謬矣。人貴自立，國貴自強，豈有不能自立之人而能生存於世，不

能自強之國而能免於滅亡者？我國自民國肇，倏忽二十餘年，即國府奠都南京，亦復六載有奇。然以內爭不息，歲歲干戈，始終未能產生一統一之中央政府，足以發號施令，控制全國者，遑論舉國一致，以禦外侮，以抗強敵耶？一般人民則以天災人禍，顛沛流離，農村經濟早告破產，都市工業未能繼興，饑寒所迫，近漸流而為匪。彼湘鄂贛皖豫及閩粵諸省共禍之所以披猖猖獗，一至於斯者，豈當地人民天性好亂，樂與匪徒為伍哉？大都為生計所迫，挺而走險，不得已也。是故國內戰爭如不能早日停止，國家政治不能早入正軌，國民經濟不能策進坦途，國民教育不能從速普及，則無論外交上政策如何巧妙，結果如何圓滿，終屬無裨。是。縱使天從人願，彼東瀛三島，忽一旦地震而陸沉，致暴日化為烏有，亦終難逃列強之虎口。國人乎！當知勉矣！

所謂「江北人」問題

伍康成

在此次抗日作戰之後，中國方面所感受者，不祇是財產損失與經濟的危機，其他外交，內政，社會等，亦顯然有巨大之變動。財產的損失與經濟的危機，只要其他方面有辦法，復與是不成問題的。而內政與外交，固然是使社會安定，民生解決的先決問題，但吾人若不體察社會情況，則內政與外交，必無是處。然而「政治不上軌道，一切都無辦法，」乃為吾人以往所公認者。故吾人過去之努力均着重於政治

一點，吾人今日乃知此為一種浮躁的和錯誤的見解。政治腐敗，正為社會腐敗的反映。政治未上軌道而欲去改革社會，是舍本求末，因果倒置。然因改革不易，遂不去認識社會實為一種極嚴重的錯誤。以前政治失敗，正為此故。

此次抗日戰爭，社會上所反映出來的各種現象，很足以表示社會上各階級意識之行動。殖民地與各帝國主義間之對立關係，固可以因此次戰爭而更得到一個深切的認識，而我國內階級之對立與尖銳，亦確因此次戰爭才有如此明晰的分野。小資產階級的總崩潰，的確是從這個時期才開始的。

有些學者們觀察到這種階級尖銳關係之存在，並感覺到這種關係之不可輕視，故大聲疾呼地勸告其同一階級的人們，趕快注意這種問題。但他們心目中，祇是因爲看見在上海的「江北人」甘爲日人利用，便以爲祇有「江北人」纔有這樣的特殊心理；所以他們認爲重大並爲將來民族禍患的，祇是「江北人」問題。他們不承認這是一種無覺悟的無產階級所常發生的一種現象，而硬要說這是帶有人種的、心理的、特性的，民族的問題。

在社會導報第三期應成一教授的「江北人問題」，便帶有這種性質，不過應教授注重「心理」而不重「人種」罷了。應先生說：「夫所謂「江北人」者，當不能概括一切居住江北之人民而言；居住江北之普通人民，原與他處人民無

殊，而江北產生之優秀份子，亦未必視他方爲稍遜；「江北人」一詞，實於邏輯爲不合。若用一比較確切之名詞，不如謂爲「江淮貧民」；江北居民雖未必與他處居民有顯然之不同，而江淮貧民則確具若干特性，爲他處人民所罕見者，而此種特性若用社會眼光看來，實足引起許多憎惡與可厭。職業之具有技術性質者，多非江淮貧民所能勝任。……應教授既承認江北的一般人民原與他處無殊，所「殊」的祇是「江淮貧民」；那應教授是否因「江淮貧民」與「別處貧民」尚有「殊」在，故此將「江淮貧民」從「別處貧民」中劃出，而專題討論之？

應教授不明階級之不同，產生之行動亦不同，故仍斤斤於一部分「江北人」，而不將其同一階級的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包括在內。其實「江北人」不過是在無產階級中比較佔多數罷了！他們因所處地帶，常受天災的影響，不得不向外發展，自謀生活。江北的中農，較之江南的無產階級還貧苦得多。而且，居住在鄉村的貧農，舍業農外，即無他事可做。但其數量殊多，江南雖爲富饒之區，仍不能容納這樣多的勞力；加之這些貧農，因在本鄉致力於生活問題，故毫未受過教育，在需要技術的地方，當然是插足不進。他們因供過於求的關係，更不得不將其生活降至最低限度，以圖生存。於是這種江北人，遂另爲一階級。

但近幾年來情形又一變，江北人所獨佔的

階級，已漸爲江南人所衝破，合併。江南在從前，因地方富饒，故貧農較少，很少有往城市作手工業及賣勞力者。同時，且因江北人南遷，勞力之供給已足，故亦無需再要本地的勞力。因此，在江南的食工銀者，祇是江北人，而江南人則佔絕對的少數。而在另一方面，江南人因受種種限制，不能夠跑到農村去種田。此外，因農村經濟之破產，許多貧農不能再依賴其田地而生活，故大多數脫離農場而至都市謀生；最近在常熟，無錫的搶米風潮，正可見這班貧農找不到生活。這種風潮，不過是初步的反抗，將來必有燃着巨大底階級鬥爭的火焰出現。這些由農村跑到都市的貧農，其情形較來自江北者，並無分別。其教育，其特性，其職業的技術，與江北人是半升八兩。即有差別，也是五十步與百步之間。

江南人到城市所能獲得的經濟地位，與江北人也是差不多。故因經濟生活相同之故，「江南人」與「江北人」的無產者，已併爲一個階級。

應教授說：此種「江北人」，具有幾種「特性」，換言之，即具有幾種「特殊心理」。應教授以爲：「人類之暫時貧窮，可以消墮其莊氣，而不能改變其天性。惟累世相傳之貧窮，確可以造成一種人類之特殊習慣，不與社會相應合，久而久之，其性情與習慣處處與社會一般人不能調劑，而成爲社會以外之一種人類。江

准貧民，大概由此一層不幸演化而成。……」

我以為社會上因階級之分野，其階級心理，當然也跟着分野，各階級之分野愈甚，其心理之分野也愈甚；暫時的貧窮，與永久的貧窮，對於人的影響的差異甚小。應教授所謂「其性情，與習慣，處處與社會一般人不能調劑」這裏所指的社會，恐怕是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原來在社會上根本就沒有甚麼一般的社會。由於階級利益之不能調和，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其性情，習慣，當然是迥然有別的。假使其所處之階級更換一下，換言之，即由無產階級一躍而為有產階級，被剝削者一變而為剝削者，被統治者一變而為統治者，則其階級意識雖因習慣之故，而仍保持其一部分，然而我敢斷言其大部分之「特殊心理」或「特性」，必消失淨盡，而成爲「一般人」之共同心理。同樣，把統治和剝削階級的關係，顛倒過來，結果他們亦必然的「一般人」之共同心理消失，而獲得下流的「特殊心理」。

提及之三種特性論之，照唯物見其「特」。應教授對於下中，並未列舉，我把

反國家民族的「

質的職業，

三、不耐勞苦。

「江北人」，「漢奸」，此二名詞本絕無連貫的可能，然因「二八」以來，大部分漢奸是江北人，因此，那傳統的賤視觀念之印象遂對這些漢奸而更加深刻化了。在一般人心目中：凡是江北人，都帶有點漢奸的嫌疑；在另一方面，凡「漢奸」則無不爲「江北人」。於是此絕不相關的兩名詞，遂聯而爲一，成爲「江北人漢奸」。嗚呼！江北人亦大可憐矣！

江北人做「漢奸」之原因何在？據應教授則謂爲「特性」之表現，故曰「其人除對於自己有利者，拚命掙扎外，所謂社會，所謂家，所謂人類，他們都視爲毫無關係」。事實固確然如此，願吾將問應教授，何以彼等必需爲其自己的利益拚命掙扎？何以一般人又無需乎出此？何以彼等將國家，民族，人類視爲毫無關係？應教授於此等「特性」之分析，必知之甚審，請明以教我。

其拚命掙扎自己利益之原故，無論誰何，均能了解，本無需再加申述。凡人類莫不拚命尋求其生存維持，——即爲其自己利益而拚命。全部經濟學，即爲研究人類獲得生活之活動。（馬沙爾Marshall教授之說）但就應教授之意則此等獲得生存物的心理，似爲「江北人」所獨有，或者，至少也是江北人要格外自私一點。應教授誤矣！布爾喬治亞的學者們，吃飽了肚皮之後，喝口茶，點支香烟，坐在沙發上休息，

他這時或許會有不爲自己利益而拚命(?)的事，或許會有「國家」「民族」「江北人」「漢奸」等等問題浮上心來。而「江北人」則根本沒有這種閒暇，根本就想不到這些問題。他們心目中，是怎樣去弄到幾個錢，混混飯吃。

復次，從理論上講，一班被壓迫的農民工人不應有愛壓迫他們自己的國家的必要。國家是某個地域的一羣人民的共同意志，結合而成的地域團體，但是這裏有必需注意的，就是：國家祇因爲少數人壓迫多數人有共同組織政治壓迫機關的必要，所以爲了共同利益的原故，聯合起來組織國家，這是國家的由來。國家就是統治階級榨取，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假使外面有了敵國來危害這個國家，那統治階級，常以「愛國」等名詞，來麻醉被統治階級，使被統治階級作保持他們利益的工具。所以資產階級的代行者——國家主義派——也常以「民族」「整個的民衆利益」等等做幌子，來欺騙，愚弄，激勵無產農工大衆。資本主義下的教育，便是這樣麻醉無產大衆的東西。但我國的無產階級，既無布爾喬治亞的國家觀念，亦無普羅的國家觀念，他們心目中，是空空洞洞，至多亦不過有一點模糊的種族觀念而已。

但這不僅無產階級——江北人——是如此，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國家觀念，恐怕也和江北的貧苦人差不多。這當然是傳統的無國家觀念的原故，然亦不外爲「拚命掙扎其自己利益」。

日貨的商人的人們，正不資產階級，受了國家正是他們獲利

根本得不到國家的好處，則有利者拚命掙扎外，所謂國家，自然視為毫無關係。

他們固然不知道國家是一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工具，是保障，助長資產階級加緊榨取，剝削，無產階級的工具，但他們却在事實和日常生活中，感覺到統治階級直接欺侮，打罵凌辱他們的罪惡。江北同胞拉一輛黃包車在馬路上停一停，巡警馬上會拿起棍子當頭一棒！而坐着資本家的汽車，却在大道上橫衝直撞，警察對之必恭必敬。他們是被「人」看得不若豬狗，一錢不值！所以由於嫌惡憤恨資產階級和統治階級的衝動，他們遂甘心為日人效勞，因為藉此可以一洩其從來不能報復的仇恨，獲取其平時等於幻想的財富。

但這尚非根本的原因，他們最主要的做「漢奸」的動機，是戰時的失業，不能忍受的飢寒；在現政府之下，他們的失業，是沒有人過問的；一般人對於他們，不但不設法援助，反而詆罵或埋怨，以為他們的失業，是得罪了主人，或自己有種種錯誤，以致有如此結果。布爾喬治亞慈善家，遂將「死不足惜」及「善門難開」

等話頭，說得振振有詞，同時失業的人，也受了這種宣傳而默認其說。他們絕不知現階段經濟制度的罪惡，使他們無工可作，為他們失業的根本原因。

至於職業中之具有技術性質者，非江淮貧民所能勝任一點，更是可疑。江淮貧民所做的職業，不見得盡是粗工，毫無技術的。他們做手工業的很多，帶有技術的職業，也不在少數，且日有增加的趨勢。例如：理髮匠大都為江北人，難道他們不是江淮貧民嗎？此種職業，不可謂為無技術性質的。這一點，不知應教授何所根據？

而且如前所述，「江淮貧民」之缺乏技術，乃因為他們是貧農，與文化社會素無因緣。故彼等之缺乏技能，祇可謂為缺乏學習技術的機會，不能斷定其即缺乏學習帶有技術性質的職業之能力。應教授者視此點為彼等所具有的特性之一，則又未免武斷！

最後應教授又謂：「據管理殖邊事業者之報告，昔日移往東三省之江淮貧民，因不耐勞苦，逃回都市仍度其流氓生活者，為數不少。此固由于辦理殖邊者之未能盡善盡美，然江淮貧民之特殊心理，當然是一種大因素。」此種結

論，亦未免憑空臆造！殖邊的「江淮貧民」，原是與在上海的「江淮貧民」沒有兩樣，何以見得彼等較上海的「江淮貧民」會特殊的貪懶？上海的江淮貧民，誰都知道，他們是最勞苦不過的。不如此，恐怕他們未必能生活着，他們的數量，也未必有現在那樣的驚人丁。

應教授將「江淮貧民」之罪惡，完全歸重於「特殊心理」或「特性」，故其結論：謂「吾人應知江淮貧民有累世貧窮之故，其心理迥與一般人不同。吾人所為種種，彼等不能知，彼等所知者，又非吾人所及料，則解決這問題，無論採用何種方法，均須先從調查貧民之心理方面着手，……」其實，這都是空話！須知經濟生活，決定人之一切行為。因受經濟壓迫而為「漢奸」，乃是一般人之「特殊心理」，並非江北人所獨有，這是資本制度下所產生之必然的狀況。

故我對於「江北人」問題，並不像應教授那樣的認為是具有特性。我不承認這是局部的，地域問題，而認為是整個的工人，農民，因生活困苦不堪忍受所發生的一種無覺悟的行為的問題。而且因農村經濟之破產，大量的農民，必跑到都市上來謀生活，在中國因生產事業無

本刊天津經售處

河北昆緯路駿
里十六號周敬安

賊作父，不了解日帝國主義之侵略，正是直
 的對無產者加以壓迫一點，仍然是極爲痛恨
 惋惜！故現在對於解決「江北人」經濟生活的
 法，至少須使江北人自己覺悟，爲自己的利
 而鬥爭。他們智識薄弱易爲敵人利用，這是
 教育方面，可以改正過來的；他們一有了覺
 ，自然不會無鬥爭能力的。所以最後，我希
 小資產階級和比較有智識的人們，趕緊去領
 參加，這些江北人的改善經濟生活鬥爭。
 應知道資本制度末期的經濟恐慌，小資產
 亦將無存在的可能，必定要沒落到與「江
 一」一樣經濟生活的階級。那時，恐怕小資
 階級，是決無指導能力的。故爲未雨綢繆起
 不得不在現時，就開始這種改善經濟生活
 鬥爭。

短評

(一) 洛桑會議之前途

問天

洛桑會議，將於本日正式開幕。此項會議
 係廣繼楊格計劃爲解決德國對協約各國賠款問
 題而產生者。原來在楊格計劃以前所製定之道
 威斯計劃，既未規定賠款數目，而付款終止時
 期，亦無一定，且將德國各大生產機關，置於
 協約各國之手；因此，德國生產能力減低，結果
 無力担负賠款。其後楊格計劃出，力謀恢復德
 之生產能力，自較道威斯計劃略勝一籌。無奈協
 約各國對德予取予求，仍然不遺餘力，法且慮其
 報復，其所加於德之壓力，亦惟恐弗足。德既以

新開汽車公司

新式汽車 行駛穩快

電話三

一六一二
一七四九

日夜出租 隨叫隨到

上海麥赫特司脫路三十二號

不向他國榨取之耳。倘各國果能限制軍備或停止某一時期之軍事開支，則此項無謂開銷自可節省，對於債務國，亦正不必追索有如此之迫。據報載英相將提出軍備休息十年方案，列以財政困難之故，似亦有此要求；美之金融本家因欲收回對德債權，且倡戰債減額之論。設軍縮會議一如吾人所希望而能獲得良好結果，則對德減少戰債數目，自不難得到比等國之同情。蓋所需既少，所求亦自有限。且美固為法國之債權者，美既提倡減債甚至戰債，則其對法債務，自必首先讓步；法美所逼，又何必對德過分苛求徒結怨於隣。雖然，此仍不過一時之相安，終非最後伏之道。吾固嘗曰：世界經濟組織及生產方一日不改變，此一問題亦將連帶不能得到圓滿解決，其結果惟有爾虞我詐互相火併釀成始可避免之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已。蓋各國均於經濟崩潰狀況中，一切難關，無法打破；內辦法，只能解決某一時期某一部分。此亦今主義末路之必然現象也。

六·十六。

(一) 計劃云乎哉！ 問天

慨自蘇俄頒行五年計劃以後，世界各國，爭相倣效。最近土耳其成立三年計劃，我國中央以府有實業部長陳公博所擬定之五年實業計劃，地方政府則有蘇省三年建設計劃，此外尚有

在擬議中不久即將公佈者，其內容之堂皇冠冕，想亦能步武俄土之後而毫無遜色。然而俄以五年計劃快要完成，又從新頒佈第二次五年計劃矣；土政府之三年計劃，依據土國人民上下之努力及外人明確之觀察，料亦必能收穫良好之結果，斷不致流為空談。我國向來無計劃，有亦不能使之實現，所謂剿匪計劃也，疏河計劃也，禁毒計劃也，實業計劃也，幾何不成為官樣文章！往者已無論矣，即如最近蘇省府之三年建設計劃，發表未久，而省府委員全體乃忽以財政困難辭職開，是該項計劃已成畫餅又可斷言矣。吾人固切望政府遇事有計劃，然甚不願空有其計畫，徒令餒人之子過屠門而大嚼，始終不能得一飽也。

民治政體之行政組織比較

論

王警濤

現代各國行政組織的方式，大別之，不外下列三種：

- 一、責任內閣制；
- 二、總統制；
- 三、行政委員制。

茲將這三種政制分述於下，俾得窺其利弊。

(甲) 責任內閣制

內閣制的發源地是英國，行內閣制而能獲得良好的成績者，亦唯英國。這種制度，已由

英國漸漸推廣到法國，比利時，荷蘭，希臘，羅馬尼亞，瑞典，挪威……諸國了。

英國的內閣，並不是一種突如其來的創制，而是一種歷史生產品。蓋英國自亨利第三（Henry III）以來，即有一種行政機關輔弼國王的行政與司法的職務，這機關便是樞密院。現今的內閣，就是由樞密院脫胎而來的。因為經過許多次的改變，以致日漸擴大，成爲國王行動的拘束機關。

以法律言，英國內閣，非正式的機關；故閣員額數之多寡，沒有確定，概由內閣總理或行政命令決定其人數的。在會議時，採用秘密性質，案件的決議，亦不用內閣的名義發表的。而在會議時，國王不能列席的。

近世英國慣例，內閣總理須由國王選任的，但實際上却是由議會中多數黨選推，僅予國王以形式上的任命權而已。閣員亦由內閣總理選擇的。內閣總理除了選擇閣員的權限外，尚有預先審查提交閣議的案件，處分閣員間的爭議，及監督各部事務的進行等權。

內閣總理既須由議會中多數黨選推，而閣員又須由內閣總理選擇，故實際上內閣常是衆議院裏多數黨的一個委員了。所以白芝浩（White）說：

「內閣是什麼？簡單說一句，便是由議會選出他所信任的和熟識的人們，組織一個管理部，來治理國民。」

洛偉（Lowell）亦說內閣是議會裏占勢力的黨魁的一個非正式的而長期存在的幹部會議。內閣制（Cabinet System）又叫做議會政府制（Parliamentary Government），顧名思義，便可知採行內閣制的國家，實際上的行政之元首就是內閣，國王或大總統僅得爲名義上的行政元首，反退處於無責任地位了。

法國雖然是共和國，牠的政體，完全是以君主立憲的英國做模範的。但法蘭西的內閣，在事實上迥不及英國內閣地位之穩固。這原因由於法國議會中小政黨太多，致政黨的實力分散，不能組織一黨內閣了。既不能組織一黨內閣，則只能由幾個較有勢力的政見不同的政黨出而組織聯合內閣，因此，每次選任內閣總理，及內閣總理支配閣員時，常感覺到是一種困難的事情。內閣的職位有限，議會的黨派很多，要以便各派滿足欲望，在事實上斷乎做不到的，因此，議會中常有借極小的問題，推翻內閣者；所以法國內閣，常常更迭的——或重新改組，或改組一部分。

法國的內閣制，雖採自英國，但有不同的地方。如英國的內閣總理，同時必兼爲議會議員，而法國却不是這樣，不問其兼爲議員與否，都有出席議會發言之權。英國的內閣責任爲連帶責任，內閣辭職時，必爲全體，但法國除連帶責任外，尚有須負單獨的責任者；即關於一般的政務，生連帶的關係，至自己的行爲，

就各任其責的。英國的內閣會議，國王不能出席，而法國的國務員會議，須由總統主席，承認總統有發言權的。——這數端，顯然是法內閣制不同之點。（未完）

郵箱

致鳶如書

彭醇士

鳶如吾兄：不晤久矣！頃奉民治評論，地覽至佩。國事日艱，有識同慨！而海內賢者多緘口結舌，不肖有云；其不肖者則庸言紛出，莫衷一是，各逞承說，用相誣謗。蓋自最近數年以來，言論界之每况愈下，誠不勝今昔之感矣！吾兄揭發民治，始終一貫，艱苦卓絕，屢蹶復振。而今日之禍亂相乘，迄無甯歲，國殘民病，上下呻吟；尋其癥結，又何莫非由一二負責者於政治上不澈底解放而致此耶！人士出奴，前後一揆，覆轍相循，罔知取鑑；不惟國日以削，民日以能；其本身亦皆不旋踵而跌，何嘗蒙利哉！使其間稍有明達爭理之人，政公語民，議決於衆；不以好惡定其取舍，不以遠從定其逆順，竊恐海內之士皆歸之。謀國之忠，爲民之切，誠無過於此者；而其福祚之長，亦將與年壽相終始，必無傾覆之慮。且則吾兄民治之說，固不惟救國之良劑，抑亦大有裨於今之負責者！發憤震聾，惟在努力！國家前途，視此曙光！書不盡言，弟醇士頓。

上海飛利汽車公司

英租界小沙路三十一號

當 竭 誠 歡 迎	來 一 試 自	界 士 女 請	已 如 蒙 各	乘 特 別 克	價 類 比	外 優 待	伊 始 格	開 幕	因 電
四	零	零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爰	盡	應	車	蓬	行	座	租	種	本
有	有	無	車	車	駛	位	車	新	公
		不	無	無	種	寬	身	式	司
			有	有	快	舒	雅	汽	專
							潔	車	備
							出	出	各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中孚銀行

資本收足貳百萬元

公積金四十三萬元

辦理各種存款放款

國內匯兌買賣證券

代理保險出租保管

箱等等業務

儲蓄部資本二十萬元

會計獨立 責任無限

利息優厚 辦法良善

如蒙賜顧 曷勝歡迎

上海分行 電話一六八七五——七九
仁記路廿七號

西區支行 靜安寺路一〇〇九號
電話三四〇六七號